

(日) 深水黎一郎 著

马梦瑶 译



最后的 计谋

正在读本书的你
就是凶手！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最后的 计谋

〔日〕深水黎一郎 著

马梦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5473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SAIGO NO TORIKKU

Copyright © 2014 by Reiichiro Fukam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计谋/(日)深水黎一郎著;

马梦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906-6

I. ①最… II. ①深…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338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王皎娇
装帧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06-6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I

1

那天，我正在写作室里苦思冥想连载中的小说。

其实这种状态并非现在才开始的，老实说，我写小说一直就是这么费劲。

听到有人敲门，我站起来从门镜往外瞅，是那位叫镰田的管理员老大爷，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外。

我打开了门，老人撅着嘴递给我一封信。看他的样子好像不太高兴，大概是又和住在附近的女儿吵架了吧。这个公寓虽然和其他公寓一样，在一楼有个信箱，但是挂号信必须由管理员直接送到住户的房间来。我道了谢，关

上门。

这是个很普通的白色信封，信封正面加盖了挂号信专用的红色印戳。翻过背来一看，寄信人栏里只写了个名字。

这个名字看着眼生，我又翻到信封正面看了一下邮戳。

邮戳的日期是昨天，地点是东京中央邮局。若是东京市内寄出的，即便是平信第二天也能送达，所以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加急——

我用手摁了摁信封正中，好像没有夹带其他什么东西。于是，我左手拿着信，右手打开抽屉，寻找开信刀。

尽管难得有机会使用，却一直在抽屉里充数的开信刀，老是在用得到它的时候不见踪影。我也懒得再找了，直接撕开了厚厚的信封口。

然后，从里面掉出来几张信纸。

请原谅我非常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

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蓝墨水钢笔在信纸上写信。虽然算不上多漂亮的字，写得倒是蛮认真的。我打量

着开头这几个字。

怎么感觉像是古代人写的情书啊——这就是我看完开头的第一印象。

我继续往下读。

按照常理，我应该首先做一番自我介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为了节约时间，就省略了，请您谅解。因为我觉得总有一天有机会向您介绍我是个怎样的人。

只是有一点，我不得不先跟您交代一下。那就是我从未好好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因此在这封信里，也会有很多幼稚的表达或语句不通的地方，还请您海涵。

总之，虽然很唐突，还是请允许我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主题吧。

您听说过“留给推理小说界的最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谋”这么个说法吗？

请原谅我这个既唐突又无礼的提问。我也知道问您这种问题本身就是很没有礼貌的。您可能正在生气地想，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吧。

如果您很清楚这个说法的话，就请越过下面的几十行

吧。不过，万一您是一位什么都不知道蒙昧无知的人（请原谅），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我对您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恕我无礼，请允许我再稍微说一点吧。

自从埃德加·爱伦·坡开创了推理小说范畴以来，时至今日，已经有无数的推理小说问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作推理小说王道的，是以抓捕犯人为目标的“本格推理小说”。在故事的最后，名侦探会将案件的关联者聚在一起，通过清晰透彻的推理以及简洁明快的逻辑，成功地揭发极其狡猾的犯人的犯罪手法。而且最后，侦探总是出乎意料地道出真正的犯人，即所谓完美收场。我虽然称不上推理小说的忠实粉丝，但在童年时期，也多次看到书里的这种场面，紧张得心扑通扑通直跳。

然而最近听说，这种本格推理小说，与其“本格”的名称相反，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是很吃不开的。

不对，据说“吃不开”还是经过斟酌之后的说法呢，说得更准确一点，就像是被记载在濒危物种名录上的珍稀动物那样，面临着灭绝的危机。

当然这个趋势好像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从历史上来看，以找出凶手为目的的“本格推理小说”的数量，从某

个时期开始不断减少。而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凶手，描写侦探和警察是如何破解凶手缜密的犯罪手法和不在场证据的作品（记得曾经把这样的描写称为“倒叙型”），或是描写警察组织本身的问题及矛盾的作品，以及揭示社会阴暗面的作品等，在数量上逐渐占据了优势。近几年，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发展，在每年年底各种杂志上发表的年度推理小说排行榜中占据前几位的，可以说大多是被称为侦探小说或是犯罪小说的作品，而不是解谜式的本格推理小说，这种现象在近年绝不是稀奇的事。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基本没有解谜要素的，多年前，被归类于恐怖小说或悬疑小说，乃至科幻小说及冒险小说等类别的作品。

其中，也有肯定这种状况的见解，称推理小说的范畴拓宽了。果真如此吗？不如说是以各种理由，逐渐抹杀传统的“本格推理小说”，让其他题材取而代之更为正确吧。倘若现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逐渐沦为娱乐小说的同义词的话，那并非是本格推理小说的势力扩大了，而是不断被淡化和扩散了。就如同甜甜圈一样，在中间被打开了一个大口子，不知有此感受的是否只是我一个人？

为了避免误解，我得事先说明一下，这些都是我个人

的观点。而且我既不是推理小说的评论家也不是研究者，更没有丝毫想要长篇累牍地进行讲解的意思。只是在进入正题之前，无论如何要先确认一件事情才这么说的。请您耐心地再看一会儿吧。

我认为从来没有像“本格推理小说”这样，自成立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批判声音的文学体裁。因为从推理小说刚刚诞生之初，它的鼻祖爱伦·坡就受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批判，比如批评他将只有作者才知道答案的杀人事件或暗语作为素材来写小说是卑怯的行为等等。听说爱伦·坡将在现实中发生的未得到解决的案件写成短篇，揭示一种可能，也是为了回应那些批判声音。

即便时代变迁，围绕本格派推理小说的批评也没有停止。批评家们对本格派推理小说批评的重点主要是认为其缺少写实性。比如犯罪场所一般被设定在远海的孤岛或是被大雪封闭的山庄等局限了人数的地方，嫌疑人何必要选择在这样的环境里实施犯罪呢？假如凶手不想因为杀了人而被捕的话，何不趁着黑夜，伪装成街头的杀人魔，不是更符合情理吗？此外，凶手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案发之后，当警察、侦探正在宅邸内四处搜查时，又去杀第二个人

呢？至少也应该等风声过去再说啊，凶手难道没有最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吗？还有在最后的大结局部分，为什么用来指证真凶的只有法庭不会采纳的间接证据，而真凶一旦被指证，就像在吹嘘什么了不起的事似的口若悬河地坦白自己的作案手法呢？为什么要让凶手在关键时刻自杀，以这种突兀的方式来结束故事呢？上述这些质疑，在本格派推理小说杰作辈出的时代中可能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连孩子都变得对那些荒诞无稽的神话、童话故事不加理睬的环境下，这些质疑逐渐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觉得紧张刺激的推理小说，长大之后再次读起时，会发现其情节发展太偏离现实，而深感失望。

那么，缺乏现实性是本格推理小说衰退的原因吗？

以我愚见，那只不过是原因之一，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在于该体裁内在的资源已被发掘殆尽。

“体裁内在的资源已被发掘殆尽”，这么一写，看起来难以理解，归根结底，就是使本格推理小说成为推理小说王道的“出乎意料的犯人”这一模版已经差不多枯竭了。

侦探、受害者、死者、动物（猩猩、蛇等）、案件记述人、自然现象（风或雪等）是犯人，不谙世事的孩子是犯人，更有甚者在场的人全是犯人，负责案件的法医是犯人等等……迄今为止多如繁星的人都当过了犯人，最后终于枯竭了。

于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诸如“案件一开头就早早出现的最不像犯人的，就是真正的罪犯”等等，本格推理被人们这样奚落了起来。实际上，按照这个原则去推测犯人，能保证一定的准确率。可是这样看小说的话，怎么会觉得有趣呢？

说这么多，清楚了吧？

当您能够理解以上这些话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题。

据说有一个，至今为止谁都不曾解决的最后的谜题，即终极的“出人意料的罪犯”。

这种构思到底是什么呢？

与推理小说有关联的人，或者忠实读者都应该知道吧。

实际上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说法。

直言不讳地说，就是“罪犯就是读者”这种构想。

如果能够让读完之后合上书的读者说出“我就是犯人”

这句话，即是作者的成功。

然而，时至今日，至少在一般人的认知层面上，能使这个构想得逞的作品还未出现。

至于我为什么就此事洋洋洒洒地写了这么多，是因为终于到了该说的时候了。

其实，我拥有使“出人意料的罪犯”成为现实的构思。

也许您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我说的是真的。如果能正确使用我的构思，那么“罪犯就是读者”的推理就可以成立。

当然，我估计您心中大概怀有以下的疑问。

既然想出了这么棒的构思，你为什么不马上动笔呢？

有写信的工夫，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小说呢？

写完后交给出版社的话，一定会成为畅销书吧？

——诸如此类。

可是，我自有不能动笔的原因。

一是，我现在根本没有余暇做这件事。请把我这里所讲的“余暇”理解为包括时间、经济以及心理在内的多重含义的余暇。眼下，我需要尽快筹集一大笔钱，根本没有精力花上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不紧不慢地完成作品。

第二个理由就是——实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理由——正如在这封信开头我怀着羞耻告白的那样，我从未写过像样的文章。

我自知就连这封信的内容也是完全不能入别人眼的，可即便是这样的文章，我也是花费了好多天，一遍遍地反复修改，才勉强写到这个程度的。

您可能会耻笑我，但这是真的。

要我写几百页稿纸的小说，仅是想一想，我就会晕厥过去。

这就是说，我虽然有构思，但是自己写不出来。

我想您差不多明白我写这封信的意图了吧？

没错，我想跟您做一笔交易，我想把自己的这个构思卖给您。

我想要的只是构思费。出版时的版税自然不用说，就连想出这构思的荣誉也完全归您所有。只要钱到手，我绝对不会跟别人提及出售构思一事。您只要创作出这部杰作，以“从头至尾都是我独自构思”的自豪姿态接受世人的赞赏即可。

请允许我再对您说一遍。

突然给您写这样一封信，请原谅我的失礼。

想必您对我突然提出的请求感到非常困惑吧。

您不用即刻回复，请慢慢考虑。

为了证明我说的话，这次不附上我的地址。过些天，我还会再给您写信的，请您在那之前仔细考虑我的提议。

香坂诚一 敬上

我读完信以后，一时间脑子里什么也思考不了，陷入了茫然的状态。

然后我又瞄了一眼写在信末尾的名字。香坂——我在记忆中搜索了一番，无论是朋友，还是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没有姓香坂的。

自从我开始写东西后，经常会收到很多陌生读者寄给我的信，大部分是通过出版社转交给我，也有一些像这样直接寄到我家里来的。最初，我对他们是怎样得知我的住处感到奇怪，后来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有个家伙在某互联网站的巨大公告栏上公布了我的名字和住址。

此人有可能是我以前认识的某个人，此事令我深感困扰。由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广告邮件和无稽请求，以至

于有段时间我甚至开始考虑搬家了。万幸的是，被公开的地址不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借来当工作室的公寓，而且并未遭遇更进一步的骚扰，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写作。要是搬走的话，给搬家工人的工钱，加上租新居的押金、礼金什么的，少说也得花个几十万。那样一来，等于还是败给了那些网络上的恶作剧，付出了金钱上的代价，那可真是太让人恼火了。好在我的信息很快被删除了，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再收到骚扰信件，不过偶尔还是会有不认识的人来信。

说起来那些信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大叔寄来自己潦草书写的半生自传，让我把他的经历写进小说，与此相反，也有神经质的女人抗议我擅自把她的故事写进小说。

当然，对那些信件我一概不予理会，可是这封信和那些信有所不同，让我不得不对它怀有某种特别的感觉。

听到对方告诉你，他可以实现“终极推理计谋”，却完全不动心的话，那就失去了作为一名作家的资格。

更何况这封信传达了寄信人的孤注一掷。在上乘的信纸上，用敬语手写的信——写信人说他花了很多天写这封信，感觉不像是瞎说的。

我又把信从头读了一遍，尽量抛开先入之见，就当作是第一次读这封信。

老实说，第一遍读信时，只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内容没怎么看进去，看了第二遍之后，就理解得比较到位了。我还发现，此人写这篇文章时，顾虑到方方面面，费了不少心思。

我的脑海中思绪万千。

遗憾的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仔细思考这封信了，因为已经到了去拜访古濂博士研究所的时间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急忙站了起来。

2

研究大楼的传达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我问他去古濂博士的研究室怎么走，就上了电梯。

我本来还担心会被问及来访的目的，谁知对方什么也没有问，反而令我有些失落。没想到大学的大楼门卫对来访者如此宽松。

我站在研究室门前，确认了房间主人的姓名后敲了门，

给我开门的正是穿着白大褂的古濂博士。

“哎呀，欢迎啊。”

古濂博士露出温和的微笑，跟我握手。听说博士在欧洲留学多年，我猜想这个研究所大概是欧式的吧。

“您百忙之中特意接待我，非常感谢！”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握手。

“哪里，反正这个时间我也得在研究室里待着。每周三下午要给学生答疑，或是替学生拿捏毕业后的出路，这是霸道的大学管理层单方面派给我的任务。”

“那么我今天来，不会影响到学生吧？”

“没关系。尽管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候着，但学生很少来。好像最近的学生大多回避和教师接触。”

博士苦笑着说道。

“你喜欢喝咖啡吗？”

“非常喜欢。”

“那太好了。”

博士高兴地说，然后往茶几上的大号咖啡机里放入很多咖啡豆和矿泉水，用打火机点着了酒精灯。这是本不该放在研究室里的高级咖啡机，令我对咖啡更期待了。